

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一年
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

四月廿一日

清議報

第四十五冊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253 YOKOHAMA, P. O. Box. 255.

清議報第四十五冊目錄

本館在橫濱元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

本館論說

論中國今日爲人羣發達之期

先憂子稿

埃及近世史叙

時論譯錄

論日本今日之地位

譯東邦協會報

論日本之國友

譯外交時報

俄國蠶食亞洲及其將來

譯英人克樂詩

論英口美當助中國維新

譯台報

論中國今日政治關係列國

譯捷報

俄國蒙古鐵道

譯讀賣新聞

地球大事記

英杜戰爭彙記

英軍損失總數

布鴉

嬌和使節

英杜結局之未來

英法戰

爭之才來

英國艦隊勢力

英法商業

勢力

英國欲購地

英國注意陸軍

俄艦進襲波斯

俄國策靈波蘭

俄國

繼貨鐵道

德國東亞氣象

美國對中

國政策

衡論列強大勢

旅居中國人數

殖民雜俎

英國加拿大屬三埠保 皇會同人大會

記

來稿雜文

母后有罪可討考

錄天南新報

恭祝大清光緒

皇帝萬壽士民愛戴募

皇帝買保險公司啓

錄天南新報

仰光英華藏書樓小啓

李竹癡來稿

支那哲學

瀏陽譚氏仁學

政治小說

經國美談前編

詩文辭隨錄

友人歸國賦五律二章贈行

被明月齋

奉題邱星洲風月琴尊圖

張華威

庚子初幸于役吉隆戲柬羅氏姬人

星洲大島

坡之作

論中國今日爲人羣發達之期

先憂子稿

中國其文明之古國哉。開闢之早。文物之備。教化制度之美盛。吾邦人士。恒自誇耀。而外人之輕我者。固未嘗稍有異言。中國其文明之古國哉。然自秦漢一統以來。其君相之賢否不一。其時代之治亂不一。輻而此二千年中。則固徒擁此文明之舊號。且日有退化而未嘗稍有進者也。馴至今日。文明古國。且見夷爲三等野蠻。且權奸內壓。強鄰外逼。岌岌動搖。不可終日於憂時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唱唱然慮之。先憂子曰。是不足慮地。以諸國其文明之進步。固無有不從競爭來者也。中國素未處競爭之世。國民素未有競爭之心。其文明之不能進步。殆無足怪。今則出而與人競爭矣。二十世紀固我中國人羣發達之時機。而復文明之舊者也。

人羣之發達也。其事業極多。其條理至繁。而絕大原則。皆起點於國民之思想。故覘國者。恒視其人民之思想。以決其國勢之盛衰。文明之人。思想繁多。野蠻之人。思想單簡。匪獨其腦度大小。性質聰魯之差也。抑以其所居之地。所際之時。而大異。是故寒帶之人。得衣食難。殫畢世之精神才力。猶不足以周其身。而糊其口。終日勞動。遂無事餘思遺力。以求政治學。

術之事。熱帶之人。得衣食易。不費材力。可致溫飽。隨地皆足以自養。不需經營保殖之謀。於是媮情酣嬉。亦不復注意於政治學術之事。寒熱二帶之地。終古未嘗出一人才。良以其思慮單簡。榛榛狉狉。與鳥獸無以大異。故人羣永不能發達也。黃人腦度本不弱於白人。且中國國於溫帶。固自可以奮起矣。然其人民之思想。尙未見其懸絕於寒熱二帶之人者。何也。求其病本。實有二端。一則仰成於古。中人性質。榮古陋今。故井田封建。規襲古人之治功。執業製器。因循古人之成迹。讀書則曰古本治。醫亦曰古方。乃至一言一動。亦不敢少踰古人之範圍。故千數百年。絕不聞創一新法。著一新書。發一新理。造一新器。俯首鉗心。惟繫伏於古人之肘下。一若今人之智慮才畧。舉不足用。而惟古人之智慮才畧。是賴而思。塞矣。一則待治於人。一家之中。子弟則皆不事事。而惟仰活於父兄。一國之中。氓庶皆不事事。而惟仰成於君上。不自謀業。而曰上不養我。不自求學。而曰上不教我。孺孺戢戢。如嬰兒待哺於乳母。至於國家之責任。人羣之義務。則更顧不及此。以爲此肉食者謀之。吾儕受治之人。豈能有事。一若舉國之智慮才畧。舉不足用。而惟一二人之智慮才畧。是賴而思想。愈塞矣。嗚呼。豈眞神明之胃聰秀之族。其思想乃無以懸絕於寒熱二帶之人邪。無亦所際之時。有以

困之也。

中國自秦漢以來。一統久矣。雖間有分裂。然止國中擾亂。旋即合并。一統之世。外無逼勢。內無感情。晏然生全。無所爭勝。心弛氣墜。習爲安靜。以此之故。阻闕我國二千年中之進步。故一統開闢之世。最足沮人英華。弛人志氣。緩人心力。積之既久。遂成爲一永靜性。脫非有他動力以震之。則不足以奮其精神。夫二百年前之歐洲。其人羣之腐敗。與我同也。法人困於教徒。壓於貴族。初未嘗有自由之思想也。然以此之故。蹶起革命。遂爲霸國。意人轄於教皇。輒於奧國。初未嘗有獨立之思想也。然以此之故。奮興建國。遂爲雄邦。英人制於專政。人民頹爾。初未嘗有政治之思想也。然以此之故。爭權議政。富強遂中於歐洲。與我同洲之日本。幕府壓抑外人。凌侮初未嘗有中興之思想也。然以此之故。發憤維新。遂並權於列強。脫使數國者。外無敵患。內無苛政。閉關自守。則濡沫媿息。亦豈與今日之中國有異哉。特以強敵環逼。機牙豎發。稍不振奮。立至敗亡。簞於生存競爭之風潮。遂逼其人爲開化之人。逼其國爲開化之國。嗚呼。競爭所以進化多難。所以興邦向之風潮。特未波及中國耳。否則同此人羣。豈我中國而獨無發達之一日耶。

日競爭之風潮。及波蘭而波蘭滅矣。及印度而印度墟矣。及土耳其土耳其危矣。烏在其可以發達人羣也。曰。是固亡國之危機。惟有競爭之力者。始足利用之。而見轄於六大國也。未聞其民有振奮之心。印之見夷於英也。不聞其人有崛起之事。是固無發達之性質矣。我中國縛束雖久。然自變政而後。民智漸啓。民氣漸張。雖內地猶多錮蔽。而外洋之商民。固皆踴躍以籌自存之策矣。老者或多頑固。而少年之英俊。則皆激昂而任救亡之事矣。其機已動。勢將不可以復靜。況我人種之膨脹。列強之所驚畏。人性之秀慧。諸國之所稱嘆。奮其固有之力。以乘外至之機。發憤求全。甯遂不得一當。譬之水也。平流浩蕩。必不能自生。波蘭若束之以隄。壅之以石。又復從而激蕩。則必至騰湧決潰。沛然莫禦。其衝中國之事。誠急矣。然我民擴政治之思想。急國家之義務。則今日之外患。內憂。安在不爲我人羣騰湧決潰之助。西人言進化之理。謂文明之進步。必無直達其的之事。蓋進化之軌道。爲曲線而非直線。故今日視若退化者。實即他日進化之根原。由是觀之。二十世紀決爲我中國人羣發達之時機也。時事雖急。吾國民其何餒焉。

抑吾聞之。治世則人才少。亂世則人才多。蓋濡煦承平。無所求勝。故氣馴而才亦歛。若夫困

而思奮屈而求申競勝爭雄人人自奮鐵石相摩而火出正負相觸則電生鬱厄既極必出英雄而所謂英雄者其始非必有橫絕一世之思想也但時勢所逼不能自己閱歷既久遂以成才故瑪志尼再造意大利之英雄也然非激於教皇奧國之逼則未必能成建國之功三條諸人中興日本之功臣也然非激於內訌外侮之逼則未必果創維新之業多事者少年之幸福我中國之多事天固將復我文明之舊逼我爲日本意大利之再興也我四萬萬神明之胄豈遂無爲三條瑪志尼之人足以成此大業者乎英雄去人正自不遠我同胞其亦有此思想以期利用此時機乎若猶晏然坐視不懲不悚是自敗其羣自阻其化而甘爲印度土耳其之續也厝火積薪安寢其上燎原一發同歸於盡夫亦甯有天幸耶夫亦甯有天幸耶

埃及近世史叙

嗚呼文明之古國其又何可恃耶埃及非地球所稱開國最早數千年前文物燦備者哉其理學之興學問之精藝術之巧至今歐人猶沾丐其餘瀝而文物燦備之國反已若存若亡其人種且愚蠢陵夷降爲奴隸嗚呼文明之古國其又何可恃耶埃及國於形勢之地握歐亞之喉咽而又物產殷繁商業通利其爲列強所垂涎殆不足怪獨怪以明平滅地阿梨之

英雄中興其國教育經濟措施美備以彼其才豈不足振國勢而庇孫子乃傳及二世忽焉
蹶失豈彼詒謀之不臧耶抑亦國民膜視大局冷於政治思想故雖有英暗誼主亦止能成
爲一治一亂之世耶夫以中興之國乃至溘然崩敗推求其故實由借外債而任外人以埃
及蕞爾之邦用外人至一千二百餘人給外俸至三百八十餘萬金一切內備皆歸其手夫
以外人而治內政不諳情勢不習民俗其措置已多關礙况乃倒授太阿主權盡失卒以是
故坐召外人之干預反覆枉尋遂藩其邦而奴其族嗚呼此亦可爲專倚外人之炯戒而知
國權之不可假人也若其內治衰亂財政紛紊官俸微薄吏士貪庸奔競鑽營寡廉鮮恥甚
乃抑國民禁報館其腐敗之情狀何釐然與我同也然埃及彈丸猶有亞刺飛之英豪領袖
國民提倡自主收復內權抵抗外禦雖志業不遂而其激昂之意氣猶足立懦夫之志而懾
列強之心我國政變以來將三年矣而士民媮忍初未聞有如此之一人嗚呼埃及衰矣以
我視之抑又不逮此固我四萬萬人之痛恥奇辱而埃及所竊笑其旁者也余痛時事之艱
危悲國權之屈辱用譯是書以助戒懼古人有言殷鑒不遠又曰前車覆後車鑒我國雖危
猶可及止願我國民同此戒懼無適埃及之覆轍而使後人以哀埃及者哀我邦也玉瑟齋
主人自叙

時論譯錄

論日本今日之地位（接前冊）

譯東邦協會報

七、歐洲列強併吞阿非利加政策

阿非利加一洲。其面積有千二百萬方里之廣。雖遜於亞細亞。然較之歐洲。殆三倍之矣。其中埃及與加耳涉齊國。僅隆盛於古昔。中世以降。一無足觀。蓋氣候之毒惡。地理之不適宜所致耳。近數十年來。歐洲列強之經營其地。不遺餘力。自海岸以及內地。無在非列強勢力區域中矣。

阿非利加一洲。原係猛獸毒蛇之巢窟。及猙獰如鬼之土番所盤据。經歐洲志士。以堅忍剛毅之心。屢次探險。終至以文明之經營力。擲置於此廣漠大陸之中。流通其商品。浚掘其財源。變黑闇世界而為文明世界。實渾電二機之力居多也。

八、日本地位及其現在情形

據地理學家所研究。地球表面約一億九千七百萬方里。其中陸地與海面之濶狹。區別之於左。

陸地面積

五四、八〇七、〇〇〇方里

海上面積

一四二、一三二、九〇〇方里

由此觀之。陸地面積。不過海上面積三分之一。而海之最大者爲太平洋。其南北約九千海里。東西約一萬二千海里。據如斯廣漠良優之海面。用洪大之勢力。以侵他邦。此理之當然。勢之所必然。豈待言哉。

太平洋之勢力最盛時代。於第十九世紀後半期始達。蓋以近數十年間。北美合衆國非常之進步。蘇彝士河之開通。日本之革新。加拿大鐵道之成功。西伯利鐵道之開始。拓殖澳洲之迅速。尼家拿卦運河之開鑿。中國之大通市。以上所述。皆促列國經濟之競爭。萬騎齊力。以直向太平洋之原因也。

然而據太平洋之樞要者。實日本也。日本面積僅十六萬方里。自古以農立國。時至今日。不注重於商業。則建國之基。亦難鞏固。是世界大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也。

然則欲永保日本強盛之策安在乎。曰。一向中國南部。擴充日本經濟之基礎。一向墨西哥啄取中美南美之富源。開拓日本之殖民地。如此、而後能疏通生商。振興工商

業也。

雖然、日本果能爲此宏大之舉乎。未可逆推。然彼黨同伐異之陋態。不痛戒而破除之。恐未足以言斯也。爭目前而不及遠畧。蓋亦未審察世界列國之現狀。及將來之局面耳。方今日本之工商業。及鐵道航海業等。較之二十年以前。其進步頗可觀瞻。然以歐美各邦較之。則其幼稚亦云甚矣。執各國輸出入貿易分頭表觀之亦如左

輸入

輸出

英國	一一七圓	五八圓
美國	一九圓	三八圓
法國	四一圓	三七圓
德國	四六圓	三六圓
荷蘭	二八四圓	二四六圓
比利時	一一〇圓	九五圓
瑞士	一四八圓	九六圓

意大利

一五圓

一三圓

希臘

一八圓

一三圓

普耳家利

一〇圓

七圓

丁抹

一〇六圓

八三圓

西班牙

一八圓

二一圓

瑞典

三九圓

三八圓

挪威

七三圓

四六圓

奧大利

二六圓

二五圓

匈牙利

一八圓

一三圓

葡萄牙

二三圓

一五圓

魯孟尼亞

七圓

九圓

沙耳華

四圓

三圓

俄羅斯歐洲之部

日本

五圓

三五圓

日本商業。如斯其微薄。豈可不猛省哉。救之道維何。在以明治維新創業堅忍剛健之精神。奮發鼓舞。上下一心。勇往直前而已。

(完)

論日本之國友

譯外交時報

聯合同盟。談何容易。對於列強之間且然。況已國現代之外交機關。尚不能折衷一是哉。今日之極東外交。立於歐美列強之交涉以外。而欲求擴充已國權利。不可得也。唯今之策。於歐美列強間。聯一親密不拔之友國。因之以伺列強之志。察其舉動而達我之真意而已。然欲求一同盟之國。抑非易易。無已則友一特別與邦。使已國一舉一動。不致棘手。亦善策耳。

日本維新以來。屢倚信合衆國。然自今日列國關係上推之。倚合衆國唯便於英。若對大陸列強之外交。殆未嘗十分合用耳。又日本之外交家。與英國相提携者最多。雖然。此亦距無上之妙策甚遠。假令英政府果應我之倚任。示我以殊特之交誼。亦有可疑者在。至德國如有容我之餘地。則必以特別友國待我明矣。雖然。德國僅能經營已

國。不違他顧。即人民之交涉亦如此。況國交哉。試問日俄意志之不相投。德國能棄已國之利害。從中而周旋之乎。吾知其不可必也。至意大利雖表殊特之厚意於日本。然其政府與王室歧而爲二。不相劃一。其舉措與英國同出一轍無疑。德國富俾士麥爲相時。對日本雖非相契之誼。然宰相之宗旨。逐日變幻。其將來之不定。反足以招損也。

以余輩之所見。於現今可爲日本之國友者。其奧大利匈牙利君主國乎。奧匈君主國。雖屬三國同盟。然自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四月以來。與俄結爲親密之友邦。而對法國之外交。亦常形親密。故余輩之於奧匈國。所以鄭重視之者。蓋可依之以探列強之真目的也。歐洲各大都城。最適於知各國之舉動者。奧大利之維也納是耳。重要外交之消息。每由斯地洩出。固自古而然矣。蓋維也納都城。係歐洲外交之中心點也。

雖然。奧匈果有容日本之意乎。固須一研究矣。今其外務大臣果爾可史喀對本年之二國協議會所宣言曰。我奧匈亦當步各國後塵。擴張商務於極東云云。果然。將來我國對其目的。與以殊特之援助。彼此結膠膝之親交。固非難事爾。

俄國蠶食亞洲及其將來

英人克樂詩

俄國領地之在亞洲者。皆有高山長河以區域之。其與隣邦疑議之隙。應無從而起。然俄與隣國之間。爭議境界。接踵而出者無他。即彼外交家之權術。俄國所特出之長技也。

俄羅斯一國。西接歐洲。北臨北冰洋。西北二方。既不能逞其紛爭葛藤之技。以開拓廣大疆宇。故不得不專用其力於東南二方。而東南二方約占其三分之二者。即所謂中國是也。

夫俄與中國之國界。據現在所公認。則東自圖們江口

在朝鮮之東北境。其江注入日本海。

起。西南至亞克

史河。此處即中國所領之新彊省。俄領之帕米爾。阿富汗領之瓦崗相交界之地也。故中國與俄羅斯之國域。其連綿之長。殆近五千餘英里。而所謂疆界。僅紙上之劃線。山嶺澗谷。皆未嘗精確測量。所謂分割稍確者。唯昔年北京條約及近十餘年前伊犁條約。所定若干界線而已。其他界線。則僅由俄國士官等之概畧觀察所定耳。

細觀俄滿之境。以黑龍江及烏蘇里河爲界。當一千八百六十年間。明記於北京條約

中。雖然、近年滿洲全部三十六萬方里。其實已爲俄國所占領矣。俄國向中國南進。其原因由於英俄協商。故自俄領至北京之路。既豁然貫通而後。則運其兵力。輸其商務。爲其所欲爲。人不得而箝制之也。今俄國權力。在中國之國都。儼然確不可拔。固無待言。而新疆省全部。其名係在中國之版圖中。其實亦已入俄人之爪下矣。故東部土耳其斯坦之全部。歸俄國版圖之日。當亦不遠耳。

帕米爾者世界之高原也。因高而寒之故。是以終歲積雪之日居多。生息於該地者。僅溪耳棋史之弱勢人種。逐水草以爲生涯而已。將來資生上之發達。固無可望。然自各國爭競上觀之。誠爲必爭之區。故近二十餘年來。列強之注目。逐日迫切。其注目之發端。實自千八百七十六年始。當是歲也。俄率兵討平浩罕。進吞併帕米爾之馬耳棋廊地方。乃改浩罕之名而爲黑耳家拿州。使歸俄領土耳其斯坦之管轄。當時新疆叛亂未靖。葉耳羌、噶叶噶耳等處。中國之政治尙未及。故俄滅浩罕之事。亦漠然不知。迨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緒三年}中國新疆軍務大臣左宗棠。統率官軍。進攻天山南路。陷葉耳羌。新疆旣已恢復。乃始知帕米爾境。被俄人所蠶食。遂戍兵於中領帕米爾邊疆。以

資防衛。當中俄界務紛紜之際。左宗棠部下兵卒。自葉爾羌等處進及崑崙高原。入西利喀爾之澗谷。以遙制俄國之侵畧。又阿富汗之戍兵。亦進帕米爾西麓。占領盧西庵。秀南。及瓦崗地方。此自千八百七十九年。至千八百八十一年事也。

千八百九十一年。俄國陸軍提督歐羅夫氏。率騎兵千人。自馬耳棋廊向東南進發。至北緯三十七度東緯七十五度之端。查看以後。乃擇亞克史河上流。築一要塞。戍之以屯兵。即所謂孟魯家皮城寨是也。

當此之前。自千八百七十二年迄千八百七十三年。俄英兩國政府之間。互相商議。至于數次之後。始允以帕米爾之大半。入俄國版圖焉。此次議定之約。即所謂辜南魏爾協商是也。

當時英國外務官辜南魏爾氏。不審帕米爾之形勢。不計將來之關係。舉帕米爾河北之地。悉以奉俄。遺誤誠不淺也。

千八百八十九年。俄國陸軍提督辜南魏爾氏。率其探查兵隊。深入帕米爾高原。至梯特拿地方。與英軍前哨相衝突。然幸未起大釁。翌年其提督歐羅夫氏。復率部下

騎軍。入帕米爾巡視高原。偶與英國參將容古漢史旁相邂逅。俄軍強加不禮之事。致招英國憤怒。俄帝陽雖歸罪於歐氏。陰則與以厚賞云。

千八百九十三年。歐羅夫復率兵入帕米爾高原。與阿富汗小兵隊相衝突。發槍互擊。此役阿兵死者十五人。知勢不敵而走。於是俄阿之紛議頓起。後及千八百九十五年。英俄二國。各遣委員勘定帕米爾地界。遂於是年三月互訂條約。而英俄之勢力疆域始定焉。

雖然、於帕米爾之中俄勢力疆域。尙未劃定也。唯據千八百九十四年之中俄協議。有對中國在帕米爾現今所占領之區域。俄國不敢干涉之約而已。然將來中國領地。雖保無俄人突然吞併之虞也。

沿俄領之帕米爾南端。居英領俄領之間而隔斷二國領地者。瓦崗州是也。瓦崗州之幅員。廣不下二十英里。約中國七十里故現在俄領之形勢。尙未至直接印度而俯瞰英領也。雖然、西里克爾地方。中國所領便一旦入於俄人之手。則印度北境。全受俄軍之俯瞰。其危可知矣。

(未完)

論英日美當助中國維新

譯台報

某西報曾著一論曰。目下各國均着意南非戰事。即英國政府現亦注意於此。他處之事。不遑顧及。致歐洲兩大國乘此機會。在中國多方設法。欲將英人東方權勢壓制。且專心致志。一意圖維。絕不稍遺餘力。而中國內廷復爲之先路。是以內地民人悉有所不滿於心。莫不蠢然欲動。我英人設不將其不合處早爲揭出。不已失一分所應爲之事哉。即如現在剛相慶王李傅相徐相國等。所言皆非忠告。而內廷莫不信從。加以俄人暨他國從中慫恿。暗爲之助。苟再不妥籌善策。以阻遏其所爲。竊恐禍亂流血之事。將從此不遠。矧在各省民人以及各官。均預備起義。蓋亦視此爲重負。而急欲去之者也。溯自咸豐上賓後。太后即垂簾聽政。獨攬大權。稍經涉歷史冊者。已均心知西后總攬機務。實非盛事。故莫不有違言。自光緒皇上御極後。不幸之事。復層見疊出。既不獲事權在握。復不能獨斷乾綱。致釀成今日景象。假令西后不爲之制。一任皇上孜孜圖治。則中國亦何至有如此之情況哉。計自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後。國家大權。均不在皇上掌握。是以前年光緒皇上銳意維新力圖自強。薄海民人方冀中

國從此不難日臻興旺。不意爲時未久。即已敗壞。皇上因欲振興國是。冀安百姓。而

反因是失歡於西后。凡在民人固亦莫不曉然矣。如其北京肇亂。彼首先獲利者爲何人乎。蓋亂耗一播。俄國必將平時睦鄰之心。變而爲強梁之面目。其借端亂爲名。而遂償其所欲也必矣。俄國既作俑於北。法人亦必步武於南。中國今日之事。洵危急存亡之秋。爲伊古所未有矣。且其內訌較諸外侮益甚。此時各省湘軍在中國最稱忠勇。幸有劉峴帥制軍妥爲鎮壓。不致變動。設制軍赴京後。於諫阻西后之意仍然不克挽回。竊慮若輩之心。卽難再爲平靖。矧其狡焉思逞。業已早露端倪。祇候制軍入京後之消息如何耳。于中國事最有關涉之英、美、日等三國。如中國內亂一起。其受害處亦惟此三國爲最多。萬不可以此爲藐小之事。漠然置之。並不有動于中。蓋現有兩大國正在竭力營謀。務使西后墮其術中而後已。除非英、日、美三國趕爲設法阻遏。庶足以敗其陰謀。然目下辦之之法。亦祇有最爲淺近之一宗。祇須英、日、美三國聯名請西后歸政與皇上。三國之使臣又須不時覲見。務請皇上仍以平時素志。力求維新。三國使臣更宜加意詳察。倘仍有阻截維新者卽爲除去。如是則中國斷無有不臻上乘之一日矣。猶憶四年前

僅日本一國。尙能逼近京畿。使北京政府中人悉從其言。今更有三國勢力聯合辦理。尙何患事之不成哉。芻蕘之見。當不以河漢視之也。

論中國今日政治關係列國

譯捷報

美國支那商務會派員告諸本國政府曰。茲中國守舊維新兩黨。互相爭衡。朝野紛紛。殊於我國洞開門戶之宗旨。大有關係。竊觀中國目下情形。內憂之禍。更有亟於外患者。所謂瓜分之舉。將來未必不始於華人自爲之也。俄在北京佯爲中國保護。藉得以肆其陰謀。其禍之烈。較諸俄人兵勝中國。長驅直入北方各省。更有甚焉。然據某報所載。有某西人熟諳中國情事者。嘗稱北京西人得以安居無事。未始不陰藉於可薩克俄兵數營在焉。此固我西人受益處也。茲聞美政府已令駐防小呂宋之水師戰艦。即行開往中國北省一帶。以保山東教士。並諭該艦兵官。以中國現值內政紛紜。如守舊維新兩黨互相抗衡。此固中國之內政。非我國所得干預。我之所當留意者。在商務之權利耳。惟事與各國有關係者。各政府又不能置而不問。近如北京美公使會同各國駐京欽差備文照會總理衙門。力阻前山東巡撫毓賢補授山西巡撫之職。知之者則爲此舉乃該公使分所應爲。自非僭越可比。不知者則爲跡近千預中國內政。豈知中國目下政

治。顛倒逾恒。所謂外交者果安在乎。即如山東民教齟齬之事。始則戮害德教士。以故膠州被踞。今則戕殺英教士蒲魯克。推諸兩次釁端。皆啓於該省之大刀會匪。該匪等聲稱以驅逐西人壓制教民爲宗旨。彼時中國西后雖嘗登降諭旨。以傳教志在行善。嚴飭地方官妥爲保護云云。當膠州教案初發。即將該省巡撫李秉衡撤任召京。明若雷厲風行。乃未幾李秉衡反得擢升矣。於是毓賢繼其後者。知朝廷參革李公。不過聊以塞責西人。以故毓賢到任之後。不獨未嘗設法剿除所屬會匪。甚且陰助賊匪。多方以鼓舞之。凡屬員有實心任事。或以剿匪爲請者。則必加以以罪。或竟奏參之也。雖曰教士蒲魯克被害在毓賢去位之後。固不能專責該撫。然非該撫縱之在先。何至有此禍變。故如毓賢者復得外放山西巡撫。此舉與在華各國西人均有關係。以故駐京各公使力阻之。有何不可也。迨袁世凱簡放東撫時。袁曾聲稱到任之後。即當痛剿匪黨。或告之曰。前李秉衡毓賢在任之日。雖因教案去位。然均蒙西后恩遇。公胡爲急急於剿匪耶。如兩月前上海某報嘗言袁果補授東撫。蒲魯克之案議結當有日矣。蓋一俟領事署委員到境。當將凶犯二三名訊明正法。並責令地方官建造教堂一二座。及賠款撫卹蒲魯克家屬。終必以諭旨一道禁止與教士爲難而已。似此情形。美教士之在中土者。勢

必隨時防範不測之虞。否則今日英受其禍。明日美未必不遭其害也。險孰甚焉。且按照約章所載。傳教通商。二者當一律保護。故凡此等事。我政府當不遺餘力以保我權利也。夫以中國現行之政治。必致禍至無口。則我西人亦無日不蹈於危機。故爲今之計。欲在中國保我商務。安我西人。並使華民安居樂業。非會同各國協助中國維新黨以振興之。則別無長策也。

俄國蒙古鐵道

譯讀賣新聞

去歲當杜鵑啼血之頃。聞俄要求中國牛莊至北京鐵道。吾人以爲有害於東洋之平和。當時政府痛論其不可。且勸止俄國之要求。後俄國竟息此議。然世之有識者。皆曰俄國異日必別生枝節。要求蒙古哈克圖至北京鐵道。以抵代此款云。然恰經一年。果風聞北京政府許以修蒙古鐵道矣。推其原始。蓋駐北京俄國公使。利用黨俄之許景澄王之春等。重貽慶親王剛毅輩。遂以前月七日。隱瞞西后而訂賣敷設鐵道地之約。至其真僞。尙不能辯。雖然。如一經察出其屬實。我國豈可默然置之哉。我政府不聞此風說則已。既聞之則萬不可以風傳而置於不問也。豈虛傳不能有實行之日乎。噫、當

杜鵑啼血之時。亦吾人泣血之日。如此風聞。關係甚非淺鮮也。

俄國經營蒙古之志。蓄積已久。於伊犁條約第十條。許俄國設領事館於伊犁及塔爾巴哈台、喀什喀爾、庫倫、肅州、吐魯蕃等處。又約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哈密、烏魯木齊、古城五處。俟商業繁盛而後。乃始設置領事。觀此知俄國圖謀蒙古之心。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俄自設領事於吐魯蕃以來。又獲開掘蒙古金礦權利。今復要求敷設自哈克圖至喀耳崗

在長城外、與北京相近、

鐵道。俄人之用心。誠堪驚嘆也。

哈克圖之地。在大戈壁以北。通內外蒙古。經買賣城、庫倫。遠連歸化城、朔平、大同、宣化、北京。爲茶葉之出入口。當中俄互市之孔道。俄人以此處爲經營蒙古之根據。行商各所而壟斷財利。懷柔土酋而與以兵器彈藥。且設電線以圖連絡本國。一朝蒙古鐵道既成。則經營蒙古。成功已得其大半。如當攔截亞洲大陸之秋。自西伯利亞鐵道之後背。運輸軍隊餉項。轉瞬間可迫北京城下。非曲繞西伯利亞鐵道、東清鐵道、滿洲鐵道、牛莊鐵道、而後始入直隸原野者。可同日而語。由是觀之。俄之修蒙古鐵道。不但有危於北京。即於東洋平和局面。亦大有防害也。豈可默然置之哉。（未完）

地球大事記

英杜戰爭彙記

西五月三號倫敦電報。哈密魯頓大佐、及斯密斯度留斯將軍。自沙坂鴉地方北向進發。與布鴉波達將軍。對戰於火得列克地方。其時胡林將軍所遣之援卒。及他處應援隊。尾敵之後而襲擊之。敵不能支而退。○達茲嘉大佐、於加列之東方。占踞三處高陵。○哈密魯頓大佐之師團。欲強入火得列克之險隘。四月三十號、五月一號、接續與敵交戰。敵專注力於陝隘兩面。嚴扼一帶山阜。卒難抵禦英軍之攻擊。遂段退却。然山內之布鴉軍。仍圍擊英軍外陣。其地斷非安全。英軍當不能不移動也。○火得列克之役。英軍所損失者。哈密魯頓大佐軍隊中。士官八名。兵卒二十名。其他諸隊中。亦尚有死傷者。○火得列克逃散之布鴉軍。被英軍捕獲二十六名。內有已負傷者十七名。○羅元帥之令。兵士有於十日間。與敵對戰七日者。特准休養一日。○布鴉軍於火得列克、戰死者十二名。傷者四十名。他國人集合兵團中。傷者二十一名。其內有俄國指揮官馬起西摩夫氏云。○英軍於四月三十號、總對李朗度火

魯度方面進軍。蒲留斯、哈密魯頓、李羅度烏度、三大佐。各統卒一旅團。其後羅元帥更令各旅團。合歸哈密魯頓大佐調用。所注意者。在掩擊退敗之敵軍。與決死戰也。○四號、波魯加留、達茲加、兩將軍。率師向李朗度火魯度。如入無人之境。敵將多拉列率衆向東北退出。其陣地悉歸英軍占領。○五號、拔德將軍之軍隊。已於烏因左魯可補。渡巴魯河。途中并無敵人阻拒。此赴援卯耶凱苦之情報也。○六號、渡巴魯河後。所在之敵軍。向北方退却。板德將軍之師逐之。韓達將軍亦率師共進。○羅元帥昨日達於夫耶得河。距近三里地方。敵軍集強勁之衆。扼於對岸。交戰三點鐘久。尙未能奪路通過。至黃昏時。哈頓少將率騎馬步兵隊轉出敵右。衝冒猛烈之砲火。奮死進擊。遂得渡河。其未渡各軍隊。是夜即在離河岸三里之地露營。哈密魯頓大佐。於四號發兵要擊敵軍。以斷其首尾之連絡。敵大敗。委棄死傷。倉皇遁走。巴頓少將之軍。在路易單之北。與敵激戰。○七號、英軍之總進軍。羅元帥中堅。已達夫耶得河岸。哈密魯頓大佐爲右翼。韓達將軍爲左翼。與強抗之布鴉軍相持。○巴頓少將於路易單北方。掃蕩敵軍。占踞丘阜。○英軍擊退敵軍於斯得里唔河。而陣於北岸。○韓達將

軍在阿連治地方。與別嗟德大佐相聯絡。○沙坂鴉之要害陣地。布鴉軍已不守。則度德將軍悉占踞之。○八號、羅元帥於昨日午前渡夫耶得河。就地布陣。敵軍向苦羅晤司達地方。及茲藏度河岸退却。英軍之損失輕微。○羅元帥稱揚哈頓將軍所率之殖民地兵。甚爲勇敢。當時該兵隊僅載有馬路西砲一門。捕得敵兵二十五名。該隊中戰死一名。傷十五名。亡失不明者三名。○蒲留麻大佐之報。包圍耶耶凱苦之布鴉軍。漸次增加。今其數約有八千人。○九號、哈頓將軍率騎步兵偵察于藏川沿岸。探悉敵軍尙擁兵力甚强大。○韓達將軍進軍之道。并無敵軍禦守。遂得占領火金斯得里唔之地。于途間遇少許敵人。皆棄其兵器衣物。急急遁去。○十號、羅元帥已渡藏川。敵軍仍竭力保守陣地。英軍漸次進擊之。○多數之他國人由布鴉軍退出。皆曾任將校。或野戰看護卒等也。○藏川敵軍爲極長之陣。地延二十里。英軍亦散開陣式。分騎兵及騎砲兵。三面攻之。大破敵軍。

英軍損失總數

西四月七號、英國陸軍省公報。杜蘭斯哇戰事。英軍損害之數。總計一萬三千三百

六十五人。其中戰死將校三百一十一名。兵卒千九百六十名。因傷身死之將校四十八名。兵卒四百六十五名。死亡不明及被虜者。將校百六十三名。兵卒三千七百二十二名。病死將校四十七名。兵卒千四百八十五名。因過失死者將校三名。兵卒三十四名。因病送還者將校二百八十八名。兵卒四千九百三十四名。當時尚有負傷患病。居病院養息者。未入此數。

布鴉嬌和使節

德京柏林電報。布鴉從前派出委員請列國干涉英杜戰事。以調處平和。曾由駐荷蘭德公使代爲布告。以冀各邦鑒諒。出爲排解。不意前所企圖者全歸水泡。至今尙無功效云。

又倫敦電報。布鴉委員遍歷歐洲各國首都。請求干涉戰事。不能成功。今已就途歸國矣。

布鴉嬌和委員。既不得志於歐洲。遂改途向美國申訴。夫歐洲列強。非無恤難之情。睦鄰之誼。特恐英國嚴拒。遂無爲首之人。以是不聞有慨然應杜人之求者。惟美國對

布爲。原較他國爲熱心。或能調停解釋其戰事。亦未可知。然美國于此一事。初次既爲英國拒絕。且美國近來欲避政治上之煩累。正與列強相同。又新與英國結大交情。于尼克阿拉加運河。及阿拉司加境界。皆承英國讓許。得利甚厚。方極感之。安肯遽失英國歡心。而與他國竭力哉。況美國近屆改選大總統之期。政黨正奔走不暇。未必能傾耳于外人之告哀也。由是觀之。則該媾和委員。又未必能得志矣。

英杜結局之未來

英杜戰爭之初。英政府宣言曰。我國并無併吞土地之心。其後則謂克鋪殖民地兩共和國。必宜收歸已有。是已變其方針矣。澳洲殖民地協議。亦以當掌握南非之主權。進言殖民大臣。以勸告政府。且媾和之議。英政府明明謝絕各國。請勿干涉。可見決無認兩共和國獨立之意也。想戰事結局。畢竟不過默認其存立而已。但目下英政府并未斷定兩國如何處分。則前路尙屬黑暗。無從揣度。日本新聞論此件必照加拿大之例。通作南非洲之大殖民地云云。然此係他國報章之臆說。未可憑信也。

英法戰爭之未來

法國前海軍大臣摩修兒羅克奈曰。今後二年間。英與法必起大戰事。我法國急當整軍經武。以待將來與世界第一之海軍國。一決勝負。此事不獨該大臣之設想然也。今觀法國政府。其意計似亦相同。且議會中承認支出之款。凡六千二百二十五萬佛郎。專爲供給海軍根據地之用。其中有六萬佛郎。爲防備厄山加列度尼阿首都之費。然世界劇場。時現變相。英法之交際。果不久有決裂之日與否。殆難逆料也。

英國艦隊勢力

日本報云。英國擴張艦隊。足當數國艦隊聯合之力。今人多言之矣。然亦難驟信也。蓋英國造船所。工事久已盛極。欲製造船舶。勢難從速告成。此一障礙也。然設若一時將商船暫行停造。而專造軍艦。更託他國代爲備造。則不難多成船舶。但乘船之兵員。尙患缺乏。英國近時募集戰艦水夫。已爲非常困難。若必求足其豫備員。良非易易也。雖其政府已籌算及此。有欲向殖民地招集之意。正與加拿大及澳洲各政廳協商。其究竟能得與否。尙不可知。若就杜蘭斯哇之役觀之。則其自殖民地援助本國軍事之寔力。亦屬微薄。恐到底難完全如願也。

英國商業勢力

杜蘭斯哇之戰事。半載有餘矣。而觀英國之商業。殆如絕無是事者。其平時商權振于環球。人皆震驚其虛名。今而後實在魄力。強固優裕。乃顯著于世界也。查去年英國統計增加商船額數。汽船百二十四萬二千五百九十二噸。帆船三萬三千八百八噸。總計百二十七萬五千七百噸。其中新造者居九分之三。此實巨大之力量也。今人疑英國漸就衰老。請試察此隆盛商業。果誰可與并駕齊驅乎。故動以衰老詆英者。不免爲盲論也。

英國欲售葡地

近來葡萄牙下院議員肥列拉打魯茂打氏。忽有一動人議論。宣揚於國會。即勸告政府賣出殖民地之事也。其言曰。我國之殖民地。惟保有哈汗鄂拉。及桑得茂島。即無不足矣。其餘所有者。不妨全數賣却。以收得之地價。爲償還國債之用。可救一時財政之困難云云。此議一出。聞者皆以爲實出英人之意。而借該氏之口以發之。雖然。人屬意葡領之土地。不可謂不甚矣。但葡國殖民大臣主意。正與相反。曰下

清季四十五
尚汲汲維持經營。以冀利權發達。且以爲果一旦售歸人有。則于已國之道德上政治上。皆極大障害。該大臣決當強執以爭之。然則其終歸英人掌握乎。是固不敢預決矣。

英國注意陸軍

英相沙侯謂與列強相處。自分即盡力振興軍備。且時與他國比較。雖常居高等。及有事時。猶患已國之力不足恃也。今各國陸軍日益增長。而我國乃獨持海軍主義。與之相抗。失策甚矣。是必宜創立射的會。養成國民好武之性質。而加力于陸軍。則庶幾立國于萬全矣。

俄艦進襲波斯

俄國軍艦尼露的野克號。駛入波斯國之徧的兒孛細兒海灣。此舉寔非常之關係。英、德、土、諸國政界。皆大爲之震動。蓋俄于波斯之北部跌拉唔附近一帶。已駁駁伸張其爪牙。而于其南部則尚未曾染指。于是特以軍艦臨之。以試各國之向背。夫于該地而有俄國之砲聲旗影。此豈習聞習見者乎。噫虎狼之俄。懷吞沒鄰國之欲。寔非

一朝一夕矣。今猛鷲之勢力已修養完成。正擇肉而食之時也。隣之者可不戒哉。

俄國策畫波蘭

從來俄國派任波蘭總督。必于俄帝前宣誓波蘭憲法如何可以遵守云云。今回派往之新總督。俄帝命廢此制。又副總督向爲波蘭人所選舉者。諭令免官。且不准即行再舉。暫存副總督之虛位而已。波蘭人見此政策。移出國境者。日益加多云。

俄國縱貫鐵道

俄國近于聖彼得堡至俄的沙地方。圖畫敷設縱貫鐵道。其款係美國人武俄加氏、及馬克利阿利氏、認往美國招集貸與。工費一項。約須九十萬弗。（一億八千萬圓）兩地之間。原有通行鐵道。但路線迂回曲折。頗不靈便。今回之圖畫。則取徑直捷。最便于行軍也。

德國東亞氣象

德國欲與英國競爭于東亞。其用心日益堅銳。立足亦日益穩固。今計其寄泊各港之船隻。已加多于原有之數矣。先後買售各處輪船公司之船。凡數次而未有已。又特造

江船以通行楊子江。于是哥些阿尼阿、暹羅、波列、及長江一帶商埠。皆相聯絡。又設銀行于香港爲持久之計。頃日又圖商務之便益于日本。其奔走圖畫。可謂勤矣。英國之工商業家。見德國之氣象。日益飛揚。急欲設法以對抗之牽制之。而不使獨逞其欲。然恐非易事也。

美國對中國政策

美國要請英、俄、法、德、意、日、諸國開放中國門戶。各圖商業之振興。已得六國公許矣。夫中國瓜分之形勢已成。其亂象如炸葯山積。偶一燃發。則全地爆裂。驟難收拾。此盡人皆知者也。今美國忽提倡開放主義。使各國資本家皆挾巨資以經營商務于中國。其意蓋別有在也。此事之布置。先由其國派遣委員視察中國商工業之實況。將于太平洋原有航路之外。更開新路。且于各通商口岸。開設銀行。以交通金銀。開設商館。以考察貨物。西歐各政府又與東洋各政府。聯結小包郵便條約。以便發送各地出產之品。又分設公使館領事館及商務官署。以維持保護之。總期收通商上之實益。觀其圖畫之濶大。規模之整齊。實全注力于中國也。中國當亦可得交通之利矣。

衡論列强大勢

美國新聞曰。世界幼小之國民。日本是也。今欲儕伍于歐洲列強。以競爭均勢。尙如學步之初態。見之者多生新趣。法國欲復夫阿西若打之讐。然不得俄國援助。斷不敢輕舉。俄國徘徊熟視于印度。儼如飢鷹饑犬。急思得肉而食。然不知果得一飽否也。其西伯利亞鐵道。尙難速成。雖于太平洋沿岸盤踞要地。而有英日之艦隊爲之鎖鑰。不能大伸開放之力。若地中海及英吉利海峽。則畏英國之滯礙。更無論矣。故俄國之弱點。今尙無法能去也。

旅居中國人數

據去年海關報稱外人旅居中國各港者。總計一萬七千一百九十三人。外國商肆總計九百三十三間云。較之前年畧有增加。茲表列於左。

	光緒二十五年	光緒二十四年	增率
英國人	五、五六二	五、一四八	四一四
日本人	二、四四〇	一、六九八	七四二
美國人	二、三三五	二、〇五六	二七九

俄國人	一、六二一	一六五	一、四五六
葡萄牙人	一、四二三	一、〇八二	三四一
法國人	一、一八三	九二〇	二六三
德國人	一、一三四	一、〇四三	九一
西班牙人	四四八	三九五	五三
瑞典挪威人	二四四	二〇〇	四四
比利時人	二三四	一六九	六五
丁抹人	一七八	一六二	一六
意大利人	一二四	一四一	一七
荷蘭人	一〇六	八七	一九
其他之各國人	一六一	一五五	六
合計	一七、一九三	一三、四二一	三、七七二

一覽前表。足知目下何國於中國最握勢力。然各國勢力之消長。猶未可據此以斷定也。蓋如香港、旅順、膠州、青島等處。已純然爲外人占領地。及德兵入山東內地若

千人。本表內皆未計及之也。

又各國商肆之數。列舉之於左。

	光緒二十五年	光緒二十四年	增率
英國	四〇一	三九八	三
日本	一九五	一一四	八一
德國	一一五	一〇七	八
法國	七六	三七	三九
美國	七〇	四三	二七
俄國	一九	一六	三
葡國	一〇	二〇	一〇(減)
比利時	九	九	
意大利	九	九	
荷蘭	九	八	一
西班牙	九	四	五

奧國

五

五

丁抹

四

三

瑞典挪威

二

二

旅居中國各開港地之外國人數。据右表可以知之矣。至于中國人之居于各開港地者。茲復表列如下。以供研査者之一覽。綜中國與各國旅人而比較之。（僅指各開港場）則每土著四百。斯有一旅人也。

開港地

人口

天津

一、〇〇〇、〇〇〇

寧波

三五五、〇〇〇

漢口

八五〇、〇〇〇

蕪湖

八五、三五〇

上海

六一五、三〇〇

沙嘴

七三、〇〇〇

蘇州

五〇〇、〇〇〇

牛莊

九〇、〇〇〇

廣東

八〇〇、〇〇〇

南京

三〇〇、〇〇〇

杭州

七〇〇、〇〇〇

重慶

三〇〇、〇〇〇

福州

六五〇、〇〇〇

厦門

九六、〇〇〇

殖民雜俎

英國加拿大屬三埠保皇會同人大會記

戊戌之變。聖主幽廢。新政推翻。海外之民。不忘君國。咸懷忠憤。自去年六月域多利、溫高華、烏威士晚士咁、三埠義士。起義聯會。保救聖主復行新政。此議一出。風聲所到。各埠響應。數月至今。美洲、南洋、暹羅、檀香山、新金山、呂宋、凡吾國人所到之區。無地無會。乃至澳門、香港、上海、皆風起水湧。即內地各省英雄豪傑貴紳富商。亦相與附從。暗中聯結。所在多有。且有以一人捐款數十萬以助勤王者。可見吾民忠愛之誠。亦聖主功德入人之深也。中國不亡。端賴此會矣。今春二月。新會梁君啓出、以南海先生之高弟。航海來美。先抵域多利埠。日與同志鼓舞激厲。人心益奮。人情益親。二十日溫高華、烏威士晚士咁兩埠保皇會值事。大聚集于域多利。假座戲院。日夜演說。闐闐雷動。氣象一新。是日大宴同人。即席提議當厚集大款。急早勤王。願自三埠值事加捐。以爲倡始。數十餘人頃刻之間。集至萬元。廿二日三埠同人乃偕梁君會於溫高華。廿四日會於烏威士晚士咁。錦繡、舍路、吶吟、同志。亦聞

而來會。風雨雜沓。魚龍鱗萃。洵一時之盛事。聞各埠義士陸續日有加捐。即各值事之夫人亦有加捐數百元者。巾幗效忠。尤見義憤。三埠爲初創會之地。今其同人復力加捐。可謂廢家紆難。有開必先者矣。雖然、非保國無以保身家。捨財紆難。正所以立產業也。諸君子益明大義矣。使各埠人心皆如此踴躍。則何事不舉。何功不成乎。適伯玉耻獨爲君子。各埠義士聞之。當亦不肯居彼三埠之後而更加發奮也。

來稿雜文

母后有罪可討考

錄天南新報

歷朝母后有功者多。有罪者亦不少。然有罪者往往君不敢討。謂子無絕母之理也。開
當據春秋考之。莊元年三月經書夫人孫於齊。閔二年九月经書夫人姜氏孫于邾。按
杜註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然則孫也者奔也。何以奔。國討也。襄九年五月辛
酉經書夫人姜氏薨。左傳穆姜薨於東宮。按杜註東宮太子之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
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然則穆姜遷東宮。降穆姜之居也。居東宮十二年
不得出。幽禁於永巷之類也。何以降居而類於幽禁。國討也。春秋合於義者不書。不
合於義者書。穆姜居東宮討之而合義也。故不書。文姜孫於齊。哀姜孫於邾。何以書。
異乎遷於東宮也。討而遷於內。合於義也。討而出於外。不合於義也。討而遷之。猶稱
曰夫人。討而奔之。猶稱曰夫人。不合於義也。不合於義。故脩書夫人之薨。與不公之
葬。謂不宜有此也。而竟有此。然則子可討母乎。曰非子討母也。君承父重與祖爲體。
祖法所不宥。君不得以私而宥也。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

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天子之父且然。況母后乎。母后而賢。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曰皇太后也宜。曰太皇太后也宜。曰女中堯舜也宜。母后而有罪。君與祖爲體士師之法有所受。遷之也宜。執之也宜。廢之如唐韋氏也宜。殺之如韋庶人也宜。然則子將如之何。曰不聞孟子乎。桃應問曰。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蓋子爲天下所共戴。必以君之故而議親議貴。子爲天下所共棄。天下必將謂罪人之後不可復爲宗社主。擇賢而立。子又何求。嗟呼。此義一明。母后不敢不愛子。母后不敢不正身。宮闈無事。天下乂安。何憂乎漢有呂氏。何懼乎唐有武氏。又何事奉漢殺鉞爲家法也。夫母子天性也。有罪必討國法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禽獸之道也。故帝舜殛鯀。禹能幹父之蠱。而不能使其父之不殛。皋陶執腹。舜能竊負遵海。而不能使其父之不執。子事父如是。子事母莫不如是。是以秦皇遷太后。死諫者若而人。綱目獨以太后有罪書。魏太后殺其孫。諸臣不以爲有罪。綱目獨以太后弑其主書。婦人之道。未嫁從父。已嫁從夫。夫死從子。天子

諸侯。上主宗社。下撫臣民。若母后得恃其尊祔上主宗社下撫臣民之君。曰吾之子孫吾生之。吾卽可以殺之。是失三從之道也。失三從之道。其父必以爲是女也。背敬戒無違之訓。不可以爲女。其夫必以爲能與我共承宗廟之祭祀者吾之婦也。覆我宗廟。傾我社稷。不可以爲婦。子思子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先君不以之爲婦。子卽不以之爲母。天下臣民。卽不以之爲母后。夫至天下臣民不以爲母后。子雖欲以之爲母不可得矣。是以據春秋言之。文姜弑桓公。哀姜弑子般。閔公。罪宜殺。故皆書孫。孫者一去不反之謂也。文姜孫於齊。不書姜氏。罪齊君與謀。不討弑君之婦。絕不爲親也。哀姜孫於邾。書薨於夷。夷魯地。書齊人以歸人者。討賊之詞。曰齊人以歸。與衛人殺州吁於濮一例也。國人討之書曰孫。女氏討之書曰人。女氏不討削女氏。以此見弑君之賊后。人人皆得而誅也。而況君與祖爲體士師之法有所受乎。故據春秋斷之。曰母后有罪可以討。然則君有罪母后不可討乎。曰是事也。視有罪無罪而已矣。君有罪當討。非母討子也。君得罪天下。天下共討之。母后有罪當討。非子討母也。母后得罪天下。天下共討之。故以母子言。母曰慈。子曰

孝。即有罪焉。亦曰母宜爲子隱。子宜爲母隱。以國法言。受之於祖。受之於天。若有罪焉。天子可名爲獨夫。太后可名爲賊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無視聽。以下民之視聽爲視聽。凡爲君爲母后者。夫亦察下民之視聽而已。

恭祝大清光緒 皇帝萬壽士民愛戴募 皇帝買保險公司啓 同上

皇上聖德英明。哀憫中國。傷我四萬萬同胞之危苦也。捨身起而救之。變用新法。百詔並下。百日之內。天下悚動。萬國拭目。咸謂中國立強。待我同胞即加優禮。恭讀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上諭。謂民不安樂。朕躬未爲盡職。民有不被新政者。朕實歉恨。今布告變法。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國。凡我同胞。讀之未有不感動流涕。旦夕喁喁。翹首面內。共恃 聖君之救我也。乃八月大變。我同胞四萬萬人。莫不歉恨飲泣。如失所恃也。自爾之後。日夜謳思。日望我 皇上之無病而親政也。故聞變而大驚。聞耗而輒噩。我同胞遠近相見。輒問皇上聖躬安否。故自海外未嘗有祝 萬壽者。去年六月。英美日諸屬土。多懸燈結彩。電賀北京。大唱祝儀。自是以來。海外各埠。飛電絡繹。或請 聖安。或請親政。電

凡百數。名逾百萬。此皆我 皇上之捨身救民。而令我民之愛戴不忘者也。又以見我同胞之忠君愛國。人人咸同此心。咸懷此願。不期然而然也。以我四萬萬人愛戴 聖主之故。忽幸舉行 萬壽之典。此又我四萬萬同胞所共歡喜踴躍出於望外者也。今上海各地。咸議恭祝 萬壽典禮。詩文紛紜。新法雜沓。然竊以爲 皇上今茲之 聖壽。旣出意外而可喜。然將來之 聖壽。尤爲我四萬萬人之所托命。 皇上聖壽延洪。則我中國壽命亦長。四萬萬人壽命亦安。此如天之福也。 皇上聖壽如有不可言也。中國壽命亦不可言也。我四萬萬人之壽命亦不可言也。故今茲之 萬壽。此我四萬萬同胞。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者也。故與其行祝壽之虛文。不如行保壽之實法。能保皇上之壽。即以保中國之壽。即以保我四萬萬同胞之壽矣。今雖舉行盛典。而報紙所傳。噩耗無常。旦夕不定。同胞憂疑。日思所以保 聖壽之法。查外國有保人命公司一事。凡富家貴人。皆出鉅資以保其壽命。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爲民父母。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爲民之父母。詩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今 皇上旣作聰明之元后父母。又爲從民好惡之父母。又爲所恃之 慈母。父母之壽。四萬

萬同胞有不庶民子來。同出資以獻壽乎。地球萬國。凡逢其君主壽日。咸懸燈飲酒。頌祝歡呼。人費數金。此萬國人民之通例也。而中國自號爲禮義之邦。乃反無之。故外人咸謂我爲無君。哂我爲半教。所由鄙薄我也。況我捨身救民之聖主乎。今議爲我所恃之慈父母聖主。買保人命公司於英德美日法奧意列國。以萬萬之數極多爲度。則以我四萬萬人共保之。地球之列強共保之。則我皇上之聖壽必可保。而中國之壽可保。四萬萬同胞之壽亦可保矣。然實不徒爲皇上買保險。實爲中國買保險。爲我四萬萬人身家性命各自買保險也。我四萬萬人但各出一元以爲祝我所恃之慈母聖主壽。以爲保我中國之壽。以爲保我一人之身家性命壽。既忠既孝。既愛既慈。一本萬利。天下妙事。孰有便宜于是者乎。查保險之例。各國不同。大概買一可得十數倍。若四萬萬人各出一元。則有四百兆元。買保險可以四百京元。過于前年償日本之兵餉二十倍。皇上有此四百京元作保險。則我皇上安穩如南山之壽矣。雖我同胞有貧有富。或難盡出一元。而富者萬金。貧者一錢。各竭愛戴之忱。共發尊親之義。想我同胞。咸有同心。

謹按外國保人險之法。或十年五年爲限。或十五年三十年爲限。如保一萬元不幸於限內告終者。毋論壽考凶折。均可索償保項。給與死者所重託之人。惟此限中。逐年須照繳保險館規。視原保之數十份開一。保館自去生息。享其餘利。限期已滿。而保者尙告存無恙。不欲再保。儘可索回繳費本銀。一絲不漏。倘欲展限再保。仍依前法遞推遞遠。交相受益也。今日來稿實從吉隆郵局付到。署名圖南拱北子。命意可知。大約澤畔行吟之士。塵懷君國。故以古來未有之剝解。寄其孺慕終天之勞思。本館捧讀一過。照錄如右。因爲考載保險大畧于後。還以質諸圖南拱北子。且與留心時務者同覽觀焉。或亦不笑其迂乎。

原跋

仰光英華藏書樓小啓

李竹癡來稿

國何以強。人才盛而國必強。國何以富。礦務興而國必富。中國地方貳萬里。人民四百兆。物產貳十六萬種。祇以風氣未開。民智未達。以致礦務不興而國不富。人才雖盛而國不强。今欲挽回危局。分而言之。千端萬緒。罄竹難書。總而言之。不外尊王保教合羣開智四者而已。然四者之中。猶以開智爲當務之急。蓋民智既開。人材衆盛。何難啓文明之教化。而臻上乘之政策乎。欲開民智。從何措手。曰少之時入蒙學館教

以普通小學。稍長則送中學校教以智識之學。及長然後入高等學堂以就經濟之學。迨乎高等之學卒業。然後就專門之學以成其材而造其器。若此拾級而升。又何患學業之不成乎。獨是吾輩遠託異國。各謀其生。逐錙銖之利。而爲仰事俯蓄之資。萬難舍所業而就學師傅。無已其有一法焉。閱報紙以廣見聞。觀新書以擴識見。然仰光僻處南洋。書肆稀少。雖有其資。亦無從購置。有志之士。徒呼負負。茲同志諸董事。擬就保皇電費所餘之款。購置華英有用之書。存爲有志之士不時之閱。顏其名曰英華藏書樓。其中書目擬分三十科。曰書目科、曰蒙學科、曰經學科、曰師範科、曰時務科、曰算學科、曰史學科、曰文學科、曰字學科、曰天文科、曰地志科、曰格致科、曰武備科、曰農學科、曰商學科、曰經濟科、曰醫學科、曰律學科、曰俄國科、曰日本科、曰電學科、曰礦學科、曰筆記科、曰詞章科、曰畫學科、曰詩學科、曰尺牘科、曰化學科、曰航海科、曰命學科、就現在所有之資先爲購置。如其不足。則俟向義君子陸續緣添。謹就管見所及。擬成章程書目列明于左。本埠不乏通人達士。愛國忠君。智珠在握。慧鏡高懸。苟以章程書目爲未協尊見。不妨揮書指示。務臻妥洽。敝等斷不挾成見以自是也。是爲啓。

然而禮儀等差之相去。無若中國之懸絕。有昇平之象焉。故耶得伸其天治之說於昇平之世而爲天統也。然亦爲其舊教所囿。無能更出于天之上者也。由今觀之。其稱阿羅訶天主。則成唯識。論執一大自在。天之法執也。稱靈魂永生。又近外道之神教也。惟佛獨幸。其國土本無所稱歷代神聖之主及摩西約翰禹湯文武周公之屬。琢其天真。漓其本樸。而佛又自爲世外出家之人。於世間無所避就。故得畢伸其大同之說於太平之世而爲元統也。夫大同之治。不獨父其父。不獨子其子。父子平等。更何有于君臣。舉凡獨夫民賊所爲一相箝制束縛之名。皆無得而加諸。而佛遂以獨高於群教之上。時然也。勢不得不然也。要非可以揣測教主之法身也。教主之法身。一而已矣。□□□曰。三教教主一也。吾拜其一。則皆拜之矣。斯言也。吾取之。

孔之不幸。又不寧惟是。孔雖當據亂之世。而黜古學。改今制。託詞寄義于昇平太平。未嘗不三致意焉。今第觀其據亂之雅言。既不足以盡孔教矣。況其學數傳而絕。乃並至粗極賤者。亦爲苟學撓雜。而變本加厲。胥失其眞乎。孔學術爲兩大支。一爲曾子傳子思而至孟子。孟故暢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傳田子方而至莊子。莊

故痛詆君主。自堯舜以下。莫或免焉。不幸此兩支者皆絕不傳。苟乃乘間冒孔之名。以敗孔之道。曰法後王。尊君統。以傾孔學也。曰。有治人。無治法。陰防後人之變其法也。又喜言禮樂政刑之屬。惟恐箝制束縛之具之不繁也。一傳而爲李斯。而其爲禍亦暴著于世矣。然而其爲學也。在下者述之。又疾遂其苟富貴取容悅之心。公然爲卑諂側媚奴顏婢膝。而無傷於臣節。反以其助紂爲虐者。名之曰忠義。在上者術之。尤利取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縱橫暴而塗錮天下之人心。故秦亡而漢高帝術之於上。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君主之潛施其餌也。叔孫通術之於下。今而後知皇帝之貴。綿蕞之導君子于惡也。漢衰而王莽術之於上。竟以經學行篡弑矣。劉歆術之於下。又竄易古經以煽之矣。新蹶而漢光武術之於上。吾以柔道治天下。蓋漸令其馴擾而已得長踞之焉。桓榮術之於下。車服稽古之力也。挾尙書以爲科販。無所用恥焉。如是者四百年。安得不召三國虎爭五胡湯沸南北分割之亂哉。至唐一小憲矣。而太宗術之於上。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此其精忌爲何如邪。韓愈術之於下。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

也。竟不達何所爲而立君。顯背民貴君輕之理。而詔一人以犬馬土芥乎天下。至於臣罪常誅。天王聖明。乃敢倡邪說以誣往聖。逞一時之諛說。而壞萬世之心術。罪尤不可道矣。至宋又一小康。而太宗術之於上。修太平御覽之書。以消磨當世之豪傑。孫復術之於下。造春秋尊王發微。以割絕上下之分。嚴立中外之防。慘鷙刻覈。盡窒生民之靈思。使不可復動。遂開兩宋南北諸大儒之學派。而諸大儒亦卒莫能脫此牢籠。且粥酷而加厲焉。嗚呼、自生民以來。迄宋而中國乃眞亡矣。天乎人乎。獨不可以深思而得其故乎。至明而益不堪問。等諸自餉以下可也。類皆轉相授受。自成統緒。無能稍出宋儒之胯下。而一親孔教之大者。其在上者。亦莫不極崇宋儒號爲洙泗之正傳。意豈不曰宋儒有私德大利于己乎。悲夫悲夫。民生之厄。寧有已時耶。故常以爲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二者相交相資。而罔不託之於孔。執託者之大盜鄉愿。而責所託之孔。又烏能知孔哉。

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學。改今制。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爲平等。亦汲汲然勤

矣。豈謂爲苟學者。乃盡亡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無限之權。使得挾持一孔教以制天下。彼苟學者。必以倫常二字。誣爲孔教之精詣。不悟其爲據亂世之法也。且即以據亂之世而論。言倫常而不臨之以天。已爲偏而不全。其積重之弊。將不可計矣。況又妄益之以三綱。明創不平等之法。軒輊鑿枘。以苦父天母地之人。無惑乎西人輒詆中國君權太重。父權太重。而亟勸其稱天以挽救之。至目孔教爲偏僻不行之教也。由是二千年君臣一倫。尤爲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夫彼君主猶是耳目手足。非有兩鼻四目。而智力出于人也。亦果何所恃以虐四萬萬之衆哉。則賴乎早有二綱五倫字樣。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如莊子所謂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田子成竊齊國。舉仁義聖智之法而並竊之也。竊之而同爲中國之人。同爲孔教之人。不可言而猶可言也。奈何使素不知中國素不識孔教之□□□□□□諸賤類異類。亦得憑陵乎蠻野凶殺之性氣。以竊中國。及既竊之。即以所從竊之法。還制其主人。亦得從容覲顏挾持所素不識之孔教。以壓制所素不知之中國矣。而中國猶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焚詩書以愚黔首。不如即以詩書愚黔首。羸政猶鈍

時候。究竟這是他的血性。過人熱念。拔羣的處所。當下巴比陀既決計不對人說知。只有這同住的瑪留。和我是死生患難的朋友。他有甚事。嘗與我商量。我有甚事。也對他說知。這回若不告他來。定恨我不近人情。避開他個人做事。若告他來。他定要與我同行。我這是做奸細的舉動。何能與天性短慮的作伴罷了。罷了。我爲大義起見。顧不得朋友交情。走了之後。再寫一信告他罷。便乘瑪留不在的時候。暗暗寫了三封書信。一封與主人李志。一封與在阿善各志士。一封與瑪留。寫完封了。交給李志。撥來服事的人。叫他分頭送去。自己便把李志所贈的金銀。帶了一半做盤費。留下一半。給瑪留零用。穿着旅裝。仗着劍。獨自出門去了。且說這天瑪留自外歸來。忽見巴比陀不在。便恃是遇了刺客。好不驚慌。便喚巴比陀的服事人問道。你王人那里去了。那人答道。某君今日無故帶着盤費衣服。自出門去。叫我們不要理他。并說等你回時。把這書信呈上。即把巴比陀的書信。遞給瑪留。瑪留拆開看道。弟今潛身入國。欲任我之運命。以僥倖于萬一。我決計往矣。我兩人恐自此永訣矣。大業尚未就前路阻且長。善自努力。勿以弟爲念。

瑪留看完。大驚道。巴君忍身入國去了。他要作這們事情。緣何不對我說知一聲。與我同去。

麼。又悟道。是了是了。他知我素來是個短慮的人。不能作奸細的勾當。所以連說不說一聲。知我若是聽得。必定是要同行的。却這個心事。我也是有。不過因巴君緊緊制住。不許我擅動。今他自己去了。我沒有人相阻。我便一個人一直跑回本國。除去幾個奸黨。出了這口惡氣。豈不快活。這真是好機會。萬不可失却的主意。一定即刻也帶了巴比陀留下的金錢。作途中費用。也不與別些志士一封書。輪唯在巴比陀與李志的書信。添下瑪留也有同心幾個字。叫那人趕急送去。自己即刻把巴比陀餘下的錢物。作了盤費。提着寶劍。背着包袱。大踏步出門來。這從阿善到齊武的道路。却有兩條。那東南方上的。又近些。又平坦好走。西南方上的。又遠些。又崎嶇難行。瑪留便由東南方的路。直向齊武國進行。不過兩三日。到着阿善與齊武毗連的地方。好不快活。我離本國都城不遠。指日便可殺得奸黨了。正走間。忽聽得背後瑪留瑪留連聲呼喚。回頭一看。不是別人。却是俱利善。原來這俱利善也是巴瑪二人的同志。與許多的志士。同駐阿善齊武毗連的邊界上。探察國內的情形。所以偶然散步。忽遇着瑪留。當下忙問瑪留道。你往那里去呢。瑪留道。回國去。俱利善道。說那里話。這國都去得的麼。巴君又怎麼不攔阻你。瑪留道。他麼。自己先去了。留下我一人。所以我隨後趕來。

俱利善更加怪道。你平日不識利害。固是難說。怎麼他一般糊塗起來。你平日主張單身回國。議論他還是阻你。怎麼他自己又要去。真是不解這單身入國的話。斷斷行不得。便把國內怎麼的情形說了一遍。勸瑪留不行。瑪留道。我開了兩三年。實是悶得難耐。天幸巴君出去。我纔能乘機來到這裏。我何能中止麼。我不管老虎的巢穴。妖魔的洞府。都要去的。好歹。你依我罷。瑪留平日只信巴比陀一人的話。別人的道理。他那里聽在耳頭。俱利善還想要勸他兩聲。他直大嚷起來。向前走了。俱利善趕他不轉。勸他不依。只得任他自去。心內嘆息道。旅券也沒帶一張。入本國境界。況是瑪留那有不被拿獲的事。可惜好好一個男子身。要趕來這裏送死。

且說瑪留逃脫了俱利善。快快活活的直進齊武境內。走過了幾里路。看天色將晚。便在當路一間旅店裏歇下。那旅店的主人。年紀約四十來歲。甚是忠厚老實。有個老婆。三十餘歲。還有一個妹。不過十七八歲。雖出自貧家。倒不見得十分醜惡。當下那主人見客人進屋。便殷殷勤勤的服侍。安排晚飯與瑪留吃了。喝了茶。洗了脚。又過了許久。送瑪留進客房安歇。這鄉下的旅店。那裏有廣廓大廈。不過是三五間房屋便了。所以瑪留的客房。正與主人臥

室是隔壁。班留翻來復去。正睡不着。不料隔壁更加喧鬧。更深時候。便有幾個人在房中議論起來。細細聽去。大概是兩個村長。對主人做好做惡。要挾一宗甚麼事情。大概是要主人送那個妹。與縣吏作妾的意思。只聽得一個說道。你若應承時。我們這村裏的公地。可把便宜價錢。買來耕種。公家樹木。也准人斫伐。每年應納的租稅。遲幾月完結。也不要緊。豈不大便。若不肯時。我們村裏。都要吃虧。那時候。我們顧不得和你的交情。要強把你的妹。送與縣太老爺的。現在還在早。看你是怎麼樣。又一個說道。你能依我們的話。縣太爺必定歡喜。你還可乘這機會。發頓大財。我們也可略沾幾分光。若你不肯時。那縣太爺的威風。甚麼事做不出來。只怕你還說甚麼發財。連這客寓。都開張不成了。現在有兩條路。一條財路。一條死路。你還是走那一條為好呢。這兩個頑徒。一回硬。一回軟。說些利害禍福。明明是想聳動這主人。自己好從中取利。只聽那主人的老婆。也在旁邊插嘴道。把某妹許與縣太爺。是我家發財的好機會。不料我們苦了大半世。也得個好出脫。那里還可以說不肯的話。那主人被他們左一句。右一句。說得亂了主見。只把父母在時。已許下別人。不能再悔的話來支撐。嘗言道。地僻吏權多。那兩個村長。越大怒道。父母是壞了的骨頭。縣太爺是現在的老虎。只要

你能觸犯得老虎對我說聲一定不肯便罷。誰料聽到此地越忍不住。那里還記得這是奸黨管下的地方。早使出那抑強扶弱的義俠舉動。從床上爬下來。一脚踢開了門。跳進隔壁房內。把兩個頑徒揪住。提起拳頭亂打。那兩老夫婦都是不解。只得每人儘力。攀住他一隻手。替那兩個告饒。那兩個得了性命。一溜溜出門去。口內說道。我且慢慢和你算帳。於是乎這老婆便哭起來。罵這主人道。都是你不識好歹。亂留強人進屋。趕去我家的財星。種下我家的禍根。你不曉得這兩個村長。是不好惹的人麼。這瑪留便快活起來。想道。我要殺奸黨。先打了他管下的兩個村吏。做個開道。古人云。將有大勝。先見喜兆。真是不錯。反自得意洋洋。對了兩壺酒。獨酌獨飲。領畧方纔打了奸黨管下的村吏的滋味。那主人便無法起來。被老婆着實罵了一頓。無言可答。只得等瑪留痛飲一番。徐徐對他說道。客人。你不知道。我們這裏的村長。是虎一般的。平日在鄉。還是要作威作福。尋人取鬧。況你得罪了他。他們豈肯休手。你不如走罷。瑪留已吃得十足了。立起身來。拴整包袱。想走。月明之下。只見前面人聲喧雜。向這旅店圍繞而來。知是要捉我的。心內冷笑道。奴才真不識好歹。我放了他。他反尋起我來。待我好好打他一頓。方走罷。便在這旅店內。找得條短棒。直向那夥人隊裏打去。那

夥人不過幾十個村夫。那里當得起瑪留神力。不一陣。早打得七零八落。都跑了。瑪留也不追趕。乘着月明。帶着酒興。在山路上。左倒右歪的。慢慢行來。行過幾里。那酒興發作。口內覺得狠是乾渴。正聽得前路溪聲潺湲。知有水可飲。便趕近溪邊。掬了幾口水吃了。因身體疲倦。尋着塊草地。放翻身便睡。正是

不識不知。無憂無懼。天真燦爛。俠氣稜稜。

欲知瑪留遇了甚麼禍害。且聽下回分解。

等十二回 山中春雨隱士高言 月下歌聲主僕相遇

且說村長糾得一夥人。都被瑪留打散。好不有氣。却知這人是個粗漢子。不大明白路徑。并且今夜一定走不出村口。便叫幾個村夫。分頭去四路埋伏。自己帶着幾個人。沿着溪。信步尋來。正不知何處起了奸聲。與這溪的水響。遙遙唱和。大驚怪道。若是個人在這里眠睡。那里有這大的聲息。若是個怪獸。這個地方。也找不出這們的怪物來。便輕輕地走近前來。親視。豈料即是方纔打我的兇徒。大喜。把村夫叫攏來。一齊動手。先解了他的配刀。再把好幾條繩索。把瑪留的手腳。綑了又綑。瑪留醒來。覺得身體有些不便。睜着眼看時。只見個村長。

和一夥人。把我網得十幾二十重了。那里還動揮得。只得任他們罷了。那些人把瑪留擡到村長家中。放在間黑暗房裏。過了一夜。次日。把瑪留引出來。拷問姓名住址。瑪留說是由哥崙布向阿善去的。因迷了道路。錯走到這裏。瑪留的言語。在平日還是不成章片。況這回真個扯謊。那里瞞得過人。被那村長再三盤問。便露出真姓名來。那村長大驚道。豈料我捉得個犯下大罪的瑪留。奏上朝廷。定有官爵封我。真是天助。即叫人送個信把守邊的邏吏。說捉了個大罪人。關在村中。聽候發落。那守邊的邏吏。也大喜。忙叫他送到自己的駐札所來。恐在村中有所疎失。又說村長狠有功勞。一定替他保舉。并說途中宜小心謹慎。恐防半途有人搶劫。那村長得這回示。好不歡喜。便一一遵命。率着數十名村夫。爲途中警固。親解瑪留到那邏吏駐札所來。瑪留到這田地。只自罵道。我自己魯鈍。又不肯信別人的言語。所以有今日之事。你看大功未就。枉送却條性命于一個村吏手內。還抵得甚麼。這瑪留自怨自恨。憤到極處。那村長得意洋洋。喜到極處。早行了十餘里路。到着一個山中。距那邏卒駐札所不遠了。正走間。只見前面跳出數十名壯士。各執武器。攔住去路。那些村夫看見。各心驚膽裂。平日已是惡村長已極。有事時。誰替他出力。早一聲喊。逃命去了。瑪留和那村長都被

捉住。你道這些人是誰。原來是分住阿善與齊武毗連地方的一組志士。因為俱利善見瑪留堅執不聽。定要單身入國。便料他必有疎失。告知各些同志。一齊赴要路伺候。果聽說村中捉得個罪人。要解送邏吏駐扎所去。便直在中途要奪。竟救了瑪留。捉了村長。這些志士和瑪留都是大喜。又把那村長。網在樹上。把那樹削去幾塊皮。先寫村長助奸黨作惡的罪狀。次寫照國憲是應斬首的。姑念是頭一次。權時饒他。下次如若再犯。決不寬恕等語。在那樹上。即由舊路回阿善境內來。那時巴比陀與各同志辭行的書信。已由通信委員。遞到這裏許久了。瑪留看道。

弟今潛身入國。爲僥倖萬一之舉。若得天幸。能斬殺數名奸賊。爲諸公增些小之力量。即所以報我國民也。弟有何顧惜。而不願爲之。瑪留天性短慮。勇有餘。智不足。弟去之後。願諸公善爲顧束。餘不多言。

瑪留對衆人道。巴君的語意。都是與我們訣別的話。可見他是拚死一行的。但我們何能止他。自置死地。總要設法救他。纔好。有幾人道。他是走那里去的。現在到了甚麼地方。都不知道。何能想出法子出來。又有幾個。知瑪留是性急的人。今見巴比陀爲了危地。一刻都難安。

友人歸國賦五律一章贈行

被明月齋

飽看扶桑日。朝來忽掉頭。男兒重意氣。心事感恩仇。櫪驥思千里。燕雲更幾州。中原止多事。投筆好封侯。

嶺表人才藪英英此二豪文明開世界破碎惜山河蹈海羞秦帝招魂賦楚騷相看年正少
且莫怨蹉跎

奉題邱星洲風月琴尊圖

張華威

雄風忽離月。成魄天荒地老。今何夕。改絃更張。終不調。舉世皆醉。酣臧獲。天南人俠。哀支那。身欲回日。揮天戈。黑風吹海。浪花沸滌瑕。蕩穢將如何。長安雲密。透殘月。一臥扁舟。憂未歇。无絃猿自存。正聲每飲安。能忘魏闕。廣陵散。絕歌。離騷大同如夢。傾松膠。維新萬死計不就。仰視白日蒼天高。淫風一扇。牝朝惡月。妖游。蟲工歡謔。徒聞聖主囚堯台。草檄誰是賓。王駱彝狄有君。諸夏无春秋。大義淪於蕪窠。獄沈沈黨禍烈。群盲不覩瓜分圖。先生撫絃獨長嘯。舉杯遙向湘纍弔。一琴一鶴見大心。願代天工安九廟。天人相應常待時。此輩海外稱雄師。勤王兵起救中國。清風明月原無私。留贊義琴共興亞。北海開雪固多暇。民權國權要自強。變法雜用衆主。中外一氣通。此理此心同。鈞天聽席樂元泓。味無窮。可憐星洲一寓公。

壯志流露餘圖中斯圖之意難測擊楫蒼茫自悽惻男兒有志終竟成手排妖霧清君側
風月無邊入地春與子同升浮海國

庚子初春于役吉隆戲東羅氏姬人新嘉坡之作

星洲大島

驚聞四海無家日我獨何心賦式微春水初生桃葉渡伯勞燕子自分飛

路入南大南又南蠻雲低逐浪花酣春酒等密蘆笙雜避地何緣築佛龕

田橫孤島按天涯潮氣能令百載思有葉米者為吉隆華人自殖之祖東望文萊閩里俠證盟猶共比邱尼指國初台

民林道乾盡室偕隱南洋文萊島事余另有記

周官井氏久榛蕪冀路黃人效載驅八駿虛傳三萬里西池益地此新圖吉隆華舖十餘萬皆開採錫鑛以供英國家歲

入之利

連朝別雨更淮風鷓鴣皇孫禍小龍外間盛傳故國近訓有廢立之事海外勤王遍呼籲田疇賓客盛無終去歲秋冬

余與林觀察倡請安歸政招吉隆義商屬而和者至千百衆也

龐公妻子堪偕隱緒秀聰明汝最嬌軟語如聞雄畧激驛亭鐘動坐中宵

八部天龍赴道場鄉人咸此多欲延余演說時務打包行脚認行藏義熙甲子編遊卷到處桃源到處鄉

本館各地代派處

東京神田區表
神保町三番地 東京堂書店

東京市芝區
露月町十四番 丁酉社書店

大坂天神橋
南詰東入 梅清處塾

西京西木屋町
五條上ノ山岡方 中西先生

神戶英七番天祥洋行

上海大馬
路法城棧 同文滬報館

上海四馬
路惠福里 采風報館

福州閩報館

潮州府齊興行劉節膺先生

天津國聞報館

北京東交民巷筑紫洋行

香港文武廟直街文裕堂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聚文閣

香港上環海傍和昌隆

海參威復泰隆

澳門大井頭知新報館

海參威永恒安

仁川怡泰號

玻璃和昌泰

黑龍江華昌泰

暹羅網略街陳斗南先生

星加坡漆木街福興隆

京城鐘路水典內前開文社

星加坡衣箱街天南新報館

雪梨金山東華新報

秘魯埠根記

星加坡吉隆
不打倫街 時利鐘錶店

灣哥化永生號葉星南先生

檀香山嚴觀韶先生

舊金山文興新報館

舊金山大埠寶文報館

舊金山翰香報館

舊金山正埠中西日報